

道光丙戌仲春鐫

籌濟編

詒研齋藏版

壽濟編目錄

希鈺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男

希錫

校字

希銓

希鏞

卷首

蠲卹

功令

卷一

濟荒總論

卷二

報災

卷三

救災

卷四

勘災

卷五

審口

附冊式票式

卷六

發賑

卷七

煮賑

卷八

平糶

卷九

通商

卷十

勸輸 附授官 勸賑說

救災有福說

安富以救貧說

卷十一

任卹

卷十二

借貸

卷十三

興工

卷十四

議蠲

卷十五

議緩

卷十六

輯流移

卷十七

視存亡

卷十八

保幼

卷十九

戢暴

卷二十

禱神

卷二十一

理刑

卷二十二

除蝗

卷二十三

伐蛟

卷二十四

撫瘡痍

卷二十五

尙淳樸

卷二十六

任賢能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卷二十九

勸農功

附田制說

棉布說

異端游惰耗農食說

卷三十

裕倉儲

卷三十一

備雜糧

卷三十二

救火

附

籌濟編卷二十一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理刑

事有絕不相涉而默相感通之理。捷於影響。如雪冤獄而枯旱得雨。久潦得霽是也。夫刑獄關人生命。無論枉獄。大干天地之和。卽罪可矜疑。莫爲省釋。以致囚繫太繁。悲愁鬱結。亦足釀疹而召災。然則拔冤宣滯。與救災相感通。固其宜矣。周禮荒政。三曰緩刑。疏凶年犯刑。緩縱之。竊謂緩非縱捨也。清理刑獄而從其輕減云爾。士師之職。凶荒以荒辯之。灋治之。

令緩刑。鄭康成註云：辯當爲貶。遭飢荒則刑罰有所貶損。作權時濫也。緩刑，舒民心也。朝士若邦凶荒，令邦國都家慮刑貶。註：貶猶減也。義可互相證明矣。爲理刑條第二十。

漢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公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

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至定國爲丞相。封西平

侯。孫永爲御史大夫。漢書。景仁按孝婦爲郟城竇氏。姑之自經。

於太守不聽。殺婦而應。以大旱三年。天正欲以奇災雪奇冤耳。新

太守用于公言。齋沐祭孝婦塚。祝畢雨注。感應神速。折獄者慎之。

光武帝建武五年。夏旱蝗。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將殘吏未勝

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

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

事焉。

後漢書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校書郎楊終以爲廣陵楚淮南濟南之

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因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外邦。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願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後漢書

和帝永元十六年秋七月旱。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

疑者。勿決。以奉秋令。

後漢書

安帝立。鄧太后臨朝聽政。永初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

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拷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
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時收洛
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後漢書

質帝詔曰大旱炎赫將二千石長不崇寬和刻暴之爲乎其令中
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任保也○後漢書

上虞寡婦養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加鳩竟結其罪孟嘗爲戶曹
明之不可天連旱後太守殷丹至明之遂雨淵鑿類函

南北朝齊世祖新親政水旱不時竟陵王子良密啟曰明詔深矜
獄囹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罹愆充積牢戶暑時

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

齊書

孔稚圭領黃門郎左丞轉太子中庶子廷尉上表曰律文雖定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一乖其綱枉濫橫起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合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千天和聖明所急不可不防

齊書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詔曰去冬雪無盈尺今春雨不及時恐乖豐稔農爲政本食乃民天百姓嗷然萬箱何冀昔頽城之婦隕霜之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冤滯是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獄以伸枉屈務從寬宥

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獨美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高於漢

代

唐書

貞觀八年。山東及江淮大水。秘書監虞世南曰。恐有寃獄枉繫。宜省錄。纍囚庶當天意。帝然之。遣使賑飢民。申聽獄訟。多所原赦。唐書
開元中。榆林衛等久旱非常。顏真卿爲御史。行部至五原。時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其寃。雨卽沛然而至。郡人遂呼爲御史雨。

舊唐書

崔暘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閒。值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悅妻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

曰乃夫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里。往見妻。乾夫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憾嘆。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卽勅吏掩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唐書

宋太宗端拱二年。自二月不雨。至於五月。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是夕霖雨大降。

通鑑

仁宗天聖七年。河北大水。命鍾離瑾爲安撫使。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

康濟錄

段思恭授左補闕。漢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苟獄訟平，允測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宋史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臣鑒錄

張洽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請再鞠，守不聽。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諸方冊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獄乎？」甫爲閱獄，減其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三日

果大雨民大悅

宋史

魯有開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耶訊之則誣夫方旱獄白而雨

宋史

元仁宗延祐四年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飢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元史

明洪武三年五月旱六月帝親禱於山川壇詔省獄囚越五日大

雨

通鑑綱目三編

景帝景泰六年春正月雨水冰時中外繫囚有至於十餘年者帝

以災變詔法司審錄冤獄得減免者甚衆

通鑑綱目三編

孝宗宏治十五年五月上命御史王哲按巡江南時值天旱種不入土哲深悉民隱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餘皆減之次日卽雨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爲故殺獄成哲復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久之得真盜民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易知錄

吳黼任撫州同知時久旱臺使以黼廉直將鄰郡建昌富民萬八一條令迹其實蓋萬八以子殺父大獄久未決萬八仍以厚賂求

寬免黼曰。我荷國恩。食天祿。豈以賄賂壞公法耶。遂覈論如律。是夕忽大雨。萬八已爲雷震矣。一郡驚異。以爲吳公之正直所感云。

康濟錄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卽死。翁曰。此必婦之故矣。陳于官。不勝篋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各境。出獄囚。遍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投鳩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問時適當其夫死之際。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仍由舊路而行。

試之狗彘無不立死者遂出其罪卽日大雨如注

臣鑒錄

國朝陸氏曾禹曰獄中之苦人盡知之乎以將相而嘆獄吏之尊則其毒加於囚可知矣一人在獄闔戶悲啼吏卒苛求不已妻兒賣盡難供故血淚未乾於箠楚離魂又泣於夢中試問今之沉於獄底者果求其生而勿得者歟吾恐半居洛陽令之所問也人自不察耳君子可弗於囚繫之內稍開一面以免降咎之因哉

康濟錄

景仁

謹按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順氣成象羣生和而萬民殖矣尙德緩刑之世偶有災沴猶必省政事之闕失而刑獄尤加之意

焉。

國朝明罰勅法。治懋協中。

欽恤之仁。浹乎寰宇。功令凡熱審。小滿前一日始。立秋前一日止。笞罪寬免減釋。杖枷減等發保。徒罪以上監犯寬減刑具。偶逢雨澤愆期。有

旨清理庶獄。凡軍流人犯俱准減徒。刑期無刑。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

恩至渥也。屬在有司。爲民牧。卽作天牧。於執法之中。寓牧養之道。

可弗宣

上恩德以消疵癘。迓祥和哉。夫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無辜被刑。不待既決而後患氣中之當爰書甫定。怨鼓空陳。切齒而進。圜扉痛心而淪獄戶。風雲爲之慘澹。霜雪爲之飛騰。憤觸上蒼。遂成閉塞。激爲淫潦。蒸爲恒腸。災害萌生。職由於此。且不應死而死。死者含冤。應死而不死。亦必有含冤者。是縱亦枉也。古來大愆負彌天之罪。巧脫而未正刑章。與孤孀蘊邁衆之操。被誣而反遭顯戮。其爲乖舛。均足致沴。昔人謂雨露固令人暢。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訟。以恤民。決滯獄尤所以恤民。良以鬱則不平。暢斯平矣。易旅象

明慎圖讞而不留獄。惟明也。照及覆益。惟慎也。審於笭格。笭格

卽榜擊也。

惟不留也。簡乎狂罔。誰謂霹靂手。非卽陽春脚乎。此生

死出入之際。皆當辨寃以協平典者也。嘗觀古來有因時序失調而議赦者。非善政也。晉郭璞疏曰。臣以罔罔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陳天嘉六年十一月。文帝詔曰。朕鬱于治道。寃滯靡申。惠澤未流。愆陽累月。今歲序云暮。欲使幽圜之內。同被時和。可曲赦京師。竊謂赦者偏枯之物。非大慶典。未可輕施。乃以時有愆伏而行之。恐福宵小。轉以禍善良。瑕穢何由而滌。寃滯何由而申耶。宋蘇

舜欽疏言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問用赦其說良是是以災象旣形當先省察枉濫立予昭雪復爲分別重輕減等發落如是則罰寬而非以姑息縱奸恩廣而非以含容養惡不議赦而刑獄成就清理庶幾災眚可弭耳抑思民財之盈縮關乎民氣之慘舒其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天下親民之官莫如郡邑有司民間中人之產半耗於訟累貨債鬻田不數年而無以自存矣有司於受詞時見事非急切宜批示不宜提訊犯非緊要宜摘釋不宜牽連戶婚速行判結婦女莫漫追呼少一人波累卽保一人家矣少一日守候卽

省一日費矣。在己整躬率物。而復防戚友之招搖。禁吏胥之需索。化刁頑而牒無積壓。勤聽斷而案無玩延。自然爭訟漸稀。繫囚益鮮。蓋藏不匱。比戶可封。斯乃消妖禳于未萌。保太和於各正者也。卽不幸偶值偏災。更爲加意矜恤。仰體聖上好生之心。默感造物祥和之氣。用能承流宣化。贊於變時雍之盛治矣。

籌濟編卷二十二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除蝗

與禱神條參看

蝗與旱相因。而災或甚於旱。考蝗之名始見於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然大田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已先此矣。兖州謂蝗爲螣。說者以螟螣等爲害苗之蟲。而所食有心葉根節之異。大抵皆蝗類也。又蝗子爲蝻。爲蝻。春秋屢書之。以記災。後漢五行志謂蝗蟲貪苛之所致。是以長民者能愛民。蝗或不來。或散去。或自死。或爲

鳥食平日心清而政仁有以格之耳。卽不幸遇是災。亟修政以感天心而勤撲捕以除之。庶幾無害我田穉也。爲除蝗條。

第二十有一

漢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

受錢。

量蝗多少而給錢。漢書

平帝時。卓茂遷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乃服焉。後漢書

光武時。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到虎相與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南散去。贊曰。宋均達政。禽

蟲畏德

後漢書

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穀貴。援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

飛入海。化爲魚蝦。

東觀漢記

戴封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嘆服。

後漢書

趙熹遷平原太守。舉義行。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後漢書

和帝永元七年。京師蝗。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

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

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後漢書

魯恭爲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後漢書

謝夷吾合壽張永平十五年蝗發太山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

不集

謝承後漢書。景仁按德化所感理有不爽。唐高宗儀鳳年

令壽張飛蝗避境餘見史傳者甚多皆足媿

美前賢今祇載漢代循吏數事以見其概

唐太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

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

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通鑑

元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姚崇奏云
兼彼蝨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去彼螟蟻以及蝨賊此除蝗誼
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
坎其計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乃人不用命耳乃出
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昔劉聰除蝗不
克而害愈甚拒不應命崇移書曰聰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
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忍而不救因以
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帝疑復以問
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昔魏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草木

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唐書。景仁按南史。蕭修徒梁。秦二

州刺史。遇蝗。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王廉勸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忽有飛鳥蔽日而至。瞬息間食蟲遂盡。蕭修人號慈父。良由惠政素孚。是以罪已而蝗爲鳥食。然捕之何補之言。不可以訓。姚相正論。深切事情。盧公伴食中書。所見迂謬。近於婦人之仁。雖清慎有餘。未知救災之要畧也。

李紳爲汴州節度使。蝗蟲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褒之。册府元龜

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

斗。使飢者獲濟。

册府元龜

宋太宗淳化二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乃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

甚。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大雨。蝗盡死。

宋史

李迪爲翰林學士。時頻歲旱。蝗。真宗召迪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

宋史

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明日執政袖死蝗進。曰。蝗盡矣。請率百官賀。王且曰。蝗出爲災。弭災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

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

通鑑綱目

仁宗英宗時，蝗爲災，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

三升，或五升。

文獻通考

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方廣濶，分

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分任其事。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

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銀錢者，以中等值與之。

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按，倘有穿掘撲打損傷苗種者，除其稅。

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

康濟錄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墜水

死

宋史

司馬旦爲鄭縣主簿吏捕蝗因緣擾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民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

宋史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宋史

淳熙敕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隣人隱蔽不言者保不卽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淨盡者各加二等

康濟錄

紹興間朱子捕蝗募民得蝗之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得蝗之小者每升給錢五百文

害人之物除之宜早不可令其長大而肆毒也捕蝗之小者多給之而勿吝蓋小時一升

大則豈止數石

歟○康濟錄

元至元二年陳祐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卽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

元史

順帝時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

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黑鷹飛啄食之

康濟錄

觀音奴知歸德府廉明剛斷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爲災元史

明永樂九年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捕撲務要盡絕如或坐視致令滋蔓爲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者亦罪之康濟錄

宣德五年遣使捕畿內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通鑑綱目三編

宏治六年命兩畿捕蝗民捕蝗一斗給粟倍之通鑑綱目三編

朱熊救荒補遺有云天災不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

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爲。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
瘞之法。苟可以用力者。豈得坐視而不救哉。爲守宰者當速爲方
畧以禦之。

康濟錄。景仁按此書增減董燭之所緝。正統間刻。名曰救荒活民補遺。萬歷間復刊以行世。

陳龍正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仲淹疏中。崇禎辛巳嘉湖旱
蝗。鄉民捕蝗飼鴨。鴨易大且肥。又山人捕蝗飼豬。旬日間重五
十餘觔。始知蝗可供豬鴨。物性有宜於此者矣。

康濟錄。景仁按玉堂閒話。晉天福

末。天下大蝗。一農家豢豕十餘頭。蝻大至。豕躍而嚼食之。斯須不能運動。蝻啖羣豕。豕困頓若爲蝻所殺。或言蝗蝻爲戰死之士冤魂所化。石晉時死於戰者甚衆。宜蝗災連年不解。安能盡以飼豕耶。

國朝李郎中鍾份曰。雍正十二年夏。余任山東濟陽令。聞直隸河間

天津屬蝗蝻生發。六月初一二開飛至樂陵。初五六飛至商河。樂商二邑羽檄關會。余飛詣濟商交界境上。調吾邑恭和溫柔四里鄉地預造民夫冊得八百名。委典史防守。班役家人二十餘人在境設廠守候。大書條約告示。宣諭曰：倘有飛蝗入境，廠中傳炮爲號。各鄉地甲長鳴鑼齊集。民夫到廠，每里設大旗一枝，鑼一面。每甲設小旗一枝，鄉約執大旗，地方執鑼，甲長執小旗，各甲民夫隨小旗。小旗隨大旗，大旗隨鑼。東莊人齊立東邊，西莊人齊立西邊。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頭捕撲，不可踣壞禾苗。東邊人直捕至西盡處，再轉而東西邊人直捕至東盡處，再轉而

西如此迴轉撲滅勤有賞惰有罰再每日東方微亮時發頭炮鄉地傳鑼催民夫盡起早飯黎明發二炮鄉地甲長領民夫齊集被蝗處所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飛蝗難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飛復歇日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時可捕飛蝗民夫亦得休息之候明日聽號復然各宜遵約而行諭畢余暫回看守城池倉庫至十一日申刻飛馬報稱本日飛蝗由北入境自和里抵溫里約長四里寬四里余卽飭吏具文通報關會隣封星馳六十里二更到廠查問據稟如法施行已除過半黎明親督捕撲是日盡滅遂犒賞民夫據實申

報飛探北地飛蝗未盡。余卽在境隄防。至十五日已刻。飛蝗又自北而來。從和里連溫柔兩里。計長六里。寬四里。蔽天沿地。比前倍盛。余一面通報關會。一面著往北再探。速卽親到被蝗處所發炮。鳴鑼傳集原夫。再傳附近之谷生土三里鄉地。甲長帶民夫四百名。其民夫千二百名。勸勵協力大捕。自十五至十六晚。盡行撲滅。無餘禾苗。無損探馬。亦飛報北面。飛蝗已盡。又復報明各憲。余大加褒獎。鄉地民夫每名捐賞百文。逐名唱給冊外。尚有餘夫數十名。亦一體發賞。鄉地里民歡呼而散。次早郡守程公亦至彼查看。問被蝗何處。民指其所守。見禾苗如常。絲毫無損。大訝問故。余具

以告守亦贊異焉

切問齋文鈔

陸桴亭載儀曰。今之欲除蝗害者。凡官民士大夫。皆當齋戒洗心。各於其所應禱之神。潔粢盛。擗宰醴。精虔告祝。務期改過遷善。以實心實意。祈神佑而仿古捕蝗之法。於各鄉有蝗處。所祀神於壇。壇旁設坎。坎設燎火。火不厭盛。坎不厭多。令老壯婦孺。操響器。揚旗。旛。噪呼。驅撲。蝗有赴火。及聚坎旁者。是神靈之所拘也。所謂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者。也。則捲掃而瘞埋之。處處如此。卽不能盡除。亦可漸滅。苟或不然。束手坐待。姑望其轉而之他。是謂不仁。畏蝗如虎。不敢驅撲。是謂無勇。日生月息。不惟養禍於目前。而且遺禍

於來歲是謂不智。當此空四盡之時，蓄積毫無，稅糧不免。吾不知其何底止也。蝗秋冬遺種於地，不值雪則明年復生。是年冬

大雪深尺，次年蝗復生，蓋巖石之下有覆藏而雪所不及者，不能殺也。四月中淫雨浹旬，蝗遂爛盡。以此知久雨亦能殺蝗。蝗所

過處，悉生小蝗。春秋所謂蝻也。禾稻經其喙嚙，秀出者亦壞。然尙

未解飛鳴能食之。鳴羣數百入稻畦中，蝻頃刻盡，亦捕蝻一法。

切問

齋文鈔

陸氏曾禹曰：蝗蝻之生，人知之乎？刻剝小民，不爲顧恤。地方官吏，侵漁百姓之見，端耳在上者，以愛民爲心，災之散也。捷若桴鼓，一

在修德格天。一在捕瘞除患也。蝗有蒸變而成者。有延及而生者。不知延及而生。實始於蒸變而成。若致力水涯。不容蒸變。禍端絕矣。既成之後。非多人不能撲滅。古人言法。在不惜常平義倉米粟。博換蝗蝻。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輻輳矣。倘尅減遲滯。則捕者氣沮。誠哉是言也。故將蝗之始末盛衰條分于後。以十所闡發。蝗之生滅。以十宜細說。蝗之可除。知之詳則治之切耳。一蝗之

所自起。必先見於大澤之涯。及驟盈驟涸之處。崇禎時徐光啓疏。以蝗爲蝦子所變而成。確不可易。在水常盈之處。則仍又爲蝦。惟有水之際。倏而大涸。草留涯際。蝦子附之。既不得水。春夏鬱蒸。乘

濕熱之氣變而爲蝻。故涸澤有蝗。葦地有蝗也。二蝗之所由生。

蝗既成矣。則生其子。必擇堅垆。音劾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

其子深不及寸。仍留孔竅。勢如蜂窩。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

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卽有細子百餘。蓋蝻之生也。

羣飛羣食。其子之下也。必同時同地。故形若蜂房。易尋覓也。三

蝗之所最盛。而昌熾之時。莫過於夏秋之間。其時百穀正將成熟。

農家辛苦拮据。百費而至。此適與相當。不足以供一啖之需。是可

恨也。按蝻性向陽。辰東午南暮西。宜順蝻性。按向逐之。否則多費人力。勦除無序。必致蔓延。四蝗之所不

食。蝗所不食者。豌豆、菘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蕷、及芋、桑、水、中。

除蝗

菱茨若將稗草灰石灰二者等分爲細末或灑或篩於禾稻之上。蝗則不食。五蝗之所自避良守之所在。蝗必避其境而不入。牧民者果能以生民爲己任。省刑罰。薄稅斂。直冤枉。急賑濟。洗心滌慮。雖或有蝗。亦將歸於烏有而不爲害矣。六蝗之所宜禱。蝗有禱之而不傷禾稼者。禱之未始不可。如禱而無益。徒事祭拜坐視其食苗。不亦可冷齒耶。七蝗之所畏懼。飛蝗見樹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若多用長竿掛紅白衣裙。羣然而逐。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炮聲。聞之遠舉。烏銃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而去矣。

以類而推。爆竹流星。紅綠紙旗皆可用。

八蝗之所可

用蝗若去其翅足曝乾味同蝦米且可久貯不壞以之食畜可獲

重利

蝗性熱積久而後用

九蝗之所由除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之中者每

日清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笄箕栲栳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囊或蒸或煮或搗或焙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只掩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蝗在平地上者宜掘坑於前長濶爲佳兩旁用版或門扇等類接連八字擺列集衆發喊手執木版驅而逐之入於坑內又於對坑用埽帚十數把見其跳躍往上者盡行埽入覆以乾草發火燒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以土壓之過一宿乃可一法先燃火於坑內然後驅而入之詩云秉畀炎火是也蝗

者在飛騰之際破天翳日又能渡水撲治不及當候其所落之處

糾集人衆各用繩兜兜取盛於布袋之內而後致之死以上三種之蝗既死

仍集前次用力之人昇向官司或錢或米易而均分十蝗之所可滅有滅於未萌之前者

督撫官宜令有司查地方有湖蕩水涯及乍盈乍涸之處水草積

於其中者即集多人給其工食侵水芟刈斂置高處待其乾燥以

作柴薪如不可用就地燒之有滅於將萌之際者凡蝗遺子在地

有司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尋視但見土脈墳起即便去處不可稍

遲時刻將子到官易粟聽賞有滅於初生如蟻之時者用竹作搭

非惟擊之不死且易損壞宜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蹲地

掘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傷損苗種。一張牛皮可裁數十枚。散與甲頭復可收之。聞外國亦用此法。有滅於成形之後者。既名爲蝻。須開溝打捕。掘一長溝。溝之深廣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卽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衆。不論老幼。沿溝擺列。或持掃帚。或持打撲器具。或持鐵錘。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蝻聞金聲。則必跳躍。漸逐近溝。鑼則大擊不止。蝻驚入溝中。勢如注水。衆各用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坑俱滿而止。一村如此。村村若此。一邑如是。邑邑皆然。何患蝻之不盡滅也。一宜委官分任責。雖在於有司。倘地方廣大。不能遍閱。應委佐貳。學職等員。資其路費。分其

地段註明底冊。每年於十月內令彼多率民夫給以工食。芟除水草於驟盈驟涸之處。及遺子地方。搜鋤務盡。稱職者申請擢用。遺惡者記過待罰。二宜無使隱匿向係無蝗之地。今忽有之地。主隣人果卽申報。除易米之外。再賞三日之糧。如敢隱匿不言。被人首告。首人賞十日之糧。隱匿地主各與杖警。卽差初委官員速往搜除。無使蔓延。獲罪。三宜多寫告示張掛四境。不論男婦小兒。捕蝗一斗者以米一斗。易之得蛹五升者遺子二升者皆以米三斗。易之。蓋蛹與遺子小而少故也。如蝗來旣多。量之不暇。遍秤稱三十筋作一石。亦古之制也。日可稱千餘筋矣。惟蛹與子不可

例同稱當以朱文公之法爲法。四宜廣置器具蝗之所畏服者
火炮彩旗金鑼及掃帚栲栳筭箕之類鄉人一時不能備辦有司
當爲廣置給與各廠社長分發多人令其領用事畢歸繳庶不徒
手徬徨此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意也。五宜三里一廠

爲易蝗之所令患厚溫飽社長社副司之執筆者一人協力者三
人共襄其事出入有簿三日一報以憑稽察敢有冒破從重處分
使捕蝗易米者無遠涉之苦無久待之嗟無擠踏之患。六宜厚

給工食凡社長社副執筆等人有弊者旣當重罰無弊者豈可不
賞或給冠帶或送門匾或免徭役隨其所欲而與之其任事之時

社長社副執筆者共三人。每日各給五升。斛手二人。協力者一人。每日共給一斗。分其高下。而令人樂趨。

七宜急償損壞。因捕蝗蝻。損壞人家禾稼。田地既無所收。當照畝數。除其稅糧。還其工本。

俱依成熟所收之數。而償之。先償其七。餘三分。看四邊田隣所收。

而加足。勿令久於怨望。景仁按。踰損田禾。給價若干。爲期尙早。可種晚禾。每畝給銀若干。補種不及。每畝給

米若干。給發不可遲吝。乾隆十六年奉有諭旨。八宜淨米大錢。凡換蝗蝻。不得挿

和粃穀糠粃。如或給銀照米價分發。不許低昂。如若散錢。亦若銀

例。不許加入低薄小錢。巡視官應不時訪察。以辨公私。九宜稽

察。用人社長社副等有弊無弊。誠僞何如。用鍾御史拾遺法。以知

之公平者立賞。便欺者立罰。周流環視。同於粥廠。其弊自除。十
宜立。參不職。躬親民牧。縱蟲殺人。倪若水見。謂於當時。盧懷慎貽
譏於後世。飛蝗尙不能爲之滅。飢賊奚能使之除。司道不揭。督撫
安存甚矣。有司之不可怠於從事也。凡欲行捕蝗之法。不外嚴。

責。有司厚給捕者而已。官易於勵民。民亦樂於從官。

康濟錄

景仁謹按陸佃云。蝗首腹背皆有王字。蔡邕曰。蝗。螿也。魚子。

在。永申化爲之。述異記云。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太平御
覽云。豐年蝗變爲蝦。或云。蝗有二鬚。蝦化者鬚在目上。蝗子
入土。孳生者鬚在目下。可以此辨之。其初生如米粟。不數日。

夫如蠅能跳躍羣行。是名蝻。又數日羣飛而起。是名蝗。又數日孕子於地。子十八日復爲蝻。蝻復爲蝗。且蝗生卽交。交卽復生。循環相生而不窮。所止之處。喙不停嚙。片草不存。一落田間。頃刻千畝皆盡。故易林名爲飢蟲。蟲志謂之天蟲。徽州俗呼橫蟲。歷觀春秋至勝國。蝗災書月者一百一十有一。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書八月者十二。大抵盛於夏秋之交。餘月或一或二或三而已。其種類多。其滋息廣。爲害最烈。非殄滅之無遺育。則蝗食禾而民無食矣。然蝗之爲蟲。蠢也而甚靈。其飛也有至有。

不至。卽所至之處有食有不食。雖田疇在一處。劃然有此疆。彼界之分。是必有神主之矣。京房易傳云。蔽惡生孽。蟲食心。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古來循良如卓宋諸君子。蝗不入境。固見愛民之官。誠心能格異類。卽義士孝子。亦往往保佑而謹避之。如宋賀德邵拾遺金二百兩。留三日。還其人。後宰臨邑。遇旱賑濟。活數萬人。隣境蝗蝻雲湧。臨邑獨無。陳留耆舊傳曰。高式至孝。盡力供養。永初中。蝗爲災。獨不食。式麥。明顧仲禮事母至孝。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時蝗遍野。食

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母之資乎。言未已。狂風大起。蝗盡吹散。其保全孝義如此。萬歷四十四年六月。丹陽有蝗。從西北來。民爭割羊豕禱於神。有蒲大王者。尤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菱蘆。不及五穀。有朱姓。牲醞悉具。見蝗已過。遂止而不禱。須臾蝗復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隣苗不損一穎。其事亦甚可異。王安石罷相。鎮金陵。飛蝗自北而南。往江東諸郡。劉貢父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新法紛擾小民怨。咨荆公身之所莅。蝗輒相隨。戾氣所感也。然則蝗之至。

與不至。食與不食。若或潛驅默率。以彰旌別淑慝之權。氣數也。而有義理宰乎其中焉。顧天心仁愛。出災害以警懼之。未嘗不許其悔過自新。則遇蝗而官修厥政。民省厥躬。然後禱於本境山川城隍里社厲壇。與夫田祖之神。以祈保佑而速殄除。宜也。神有恫於民。而民不知。則傅翼於物。以示譴責。神降災於物。而民知悔。則假手於民。以妙驅除。無非仁愛斯民之心已矣。古來有長吏虔禱而蝗卽他徙。或得大雨蝗盡死。或鳥數萬食蝗殆盡者。若可不撲自滅。而或德化未能如彼之醇。恐感應亦未必如斯之捷。此撲捕之法。不可不講也。捕

之之法。或持掃帚。或持鐵鍬。揭旗鳴鑼。噪呼驅逐。或設燎火。開溝掘坑。埽而納之。盡殺乃止。觀歐陽文忠答朱案捕蝗詩。有云。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安在常由遲。可不遇之早。而殲之盡乎。夫捕蝗之事。力出於民。而責成在官。宋錢穆甫令如臯。米元章令雍邱。因鄰縣牒請。批詞遊戲。取笑樂諉之於天。騁才而罔知警惕。不足道也。前代捕蝗不力。處分綦重。

功令尤屬森嚴。查康熙四十八年。覆准州縣衛所官員。遇蝗蝻生發。不親身力行撲捕。藉口鄰境飛來。希圖卸罪者。革職拏問。該管道府布政司使督撫不行察訪。嚴飭催捕者。分別降

級留任協捕官不實力協捕以致養成羽翼爲害禾稼者革職州縣地方遇有蝗蝻生發不申報上司者革職道府布政使不詳報上司分別降級調用督撫不行題叅降一級留任乾隆十六年覆准凡有蝗蝻地方文武員弁合力搜捕應時撲滅者應行文該督察明具題准其紀錄一次十八年

諭嗣後州縣官遇有蝗蝻不早撲除以致長翅飛騰貽害田稼者均革職拏問著爲令其有所費無多自行捐辦而實能去害利稼者該督撫據實奏聞議敘其已動公項而仍滋害傷稼者奏請著賠等因欽此又

諭向來督撫往往以該道府前經節次督催見在揭報情由於本內聲敘遂得邀免處分以致道府玩視民瘼並不留心督察嗣後州縣捕蝗不力將道府一併題參交部議處該督撫等不得有心姑息於本內濫爲聲敘以爲寬貸之地等因欽此三十五年

諭嗣後捕蝗不力地方官並就現有飛蝗之處予以處分毋庸查究來蹤致生推諉著爲令等因欽此仰見

宸衷軫念蟲災惟恐有司懈於搜捕是以賞罰嚴明兼責成監司方面大員實力督催並絕其互相推諉之弊凡膺司牧恪凜官箴仰體

仁主愛民之至意。勤求前賢救患之良謨。庶羣生咸臻康阜矣。

籌濟編卷二十三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伐蛟

蛟與水相因。猶蝗與旱相因也。蝗因旱而招。蝗生容有不旱。水因蛟而發。蛟出則必挾水。是以除水患者必除蛟。周禮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毆以炮土之鼓。投以焚石。沉牡。樺象齒。殺其神。說者以爲蛟蜃魑魅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蓋水蟲之能變化爲民害而近於神者莫如蛟。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唐月令繫之季秋。鄭氏註云以其有兵衛。陳氏云

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二說相足。而義猶未盡。夫聲罪致討。曰伐。蛟性暴力猛。誠非若鼃鼃之易取。不有兵衛。無以抵禦。乃其出地時。湧波濤。浸田廬。而戕生命。罪莫大焉。思患豫防。申討惡之義。而水患息矣。爲伐蛟條第二十有二。

唐陸禋曰。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其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

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

續水經。景仁按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註以蜃爲蛟屬。是雉與蛟本有飛

潛相化之理。至雉與蛇交而生蛟。其勢亦必入水。而方出則已挾水。蓋天地異氣所乘。蛇之性陰毒。與雉之性剛猛。胎息而凝。年久奮出。力甚大。機甚神。而禍亦甚烈。宜察之於早。治之於微。

宋洪邁曰。黃河之南陽武下。埽數爲湍潦。所敗募能沒者。探水底

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祭河神。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尺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至午水赤，漁叟攜蛟頭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守欲奏以武爵，辭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祠，請於朝，封爲四將軍，靈應甚著。

宋史

釋文瑩曰：陸禋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爲蛟。余少時遊杭州新城縣之伊山，方晚忽見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羽零落，復入草中，數次不絕，久而不出。薤草往視，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糾纏，斯須雉驚而飛，蛇亦入草。始驗禋之說不誣。

玉壺清話

元嚴子忠遣僕入山掘筍雷電大作樹下一窟有物如犬而長其聲如雷僕揮鋤擊之而斃人謂之山蛟再積五百年則爲龍矣潛確

類書

國朝陳文恭公宏謀曰往在江南蛟患時聞廣原深谷之間大率數載一發最甚者宣城石峽山一日發二十餘處六安州平地水高數丈也江西纓山帶湖本蛇龍所窟宅旌陽遺跡其來尙矣近世出蛟之事在元一見於新建在明一見於寧州再見於瑞州三見於廬山四見於五老峰五見於太平宮

本朝一見於永寧皆紀在祥異志彰彰可考余來撫之次年適興國

等處蛟水大發。漂沒我田禾。蕩析我廬舍。盡焉心傷。思所以案驗而剪除之。未得其要領也。書院主講梁先生博物君子。出一編示予。言蛟之情狀。與所以戢之之法。甚詳。且核有土色之可辨。有光氣之可矚。有聲音之可聽。其鎮之也有具。其驅之也有方。循是則蛟雖暴。不難剪除矣。云。晉太元中。司馬軌之善射。雉將媒下翳。此媒屢雉野敵。遙應試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又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必蛇妖所作。搜括之。果得蛇。蛻由是觀之。蛇雉之變。常易位。其交而生蛟。尚何疑也哉。易離爲雉。南方火猛烈。故雉性精剛而焱悍。爾雅以爲絕有力奮者。蛟起

之暴正胎其氣也。禽經云：雉交不再化。書云：雉不再合。儀禮注謂雉交有時，彼亦各有取爾矣。至詩刺衛宣之淫亂，則曰有鸞雉鳴。謂雌雉也。又曰雉鳴求其牡者，豈非求非其類而與之交與？詩人之言雉蛇之明驗也。蓋物感變化有未可以常理推者，大約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眸運而物化，悉陰陽之偏氣所孕結，其爲跡也怪。斯其爲害也亦大。古聖王知其然，故於季夏有命漁師伐蛟之令。季夏正蛟出之候，先時伐之，著在月令補救之要務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而伐之方法，箋疏無聞焉。歷來郡邑歲以水災告者，蛟害常過半。賢長吏亦無如何申請賑恤而已。蓋山叟撫

掌稱快。且爲之印證其說曰。月令季夏。夏正之六月也。今言蛟之出。在夏末秋初。其可信一也。志稱宏治十七年。廬山鳴經三日。雷電大雨。蛟四出。今言蛟漸起。地聲響漸大。候雷雨卽出。知向所謂山鳴。乃蛟鳴也。其可信二也。許旌陽之鎮蛟。以鐵柱。今言蛟畏鐵。其可信三也。兵法潛師曰。侵聲罪曰伐。今震之以金鼓。燭之以火光。如雷如霆。儼若六師之致討。與伐之義正相合。其可信四也。夫以蛟之不難制。若此。而數千百年以來。罕有言之者。蓋田夫野老。知而不能言。文人學士。鄙其事。而以爲不足言。司牧之官。又鞅掌於簿書。而不暇致詳也。一旦橫流猝發。載胥及溺。然後開倉廩。以

賑恤之則已晚矣。天下狃於故常而忽於遠慮，貽害可勝道哉。予故亟錄其說，廣爲刊布，且懸示賞格，有掘得者，官給銀十兩，使僻遠鄉村之地，轉相傳說，人人屬耳目，注精神，先時而偵候，臨事而周防，庶幾大害可除此邦之人，永蒙其福，而他省之有蛟患者，皆可踵而行之，幸無以爲不急之迂談也。梁先生考據極博，恐聞者不盡曉，茲撮舉其徵驗，攻治之法，別錄於左，以便觀覽焉。一徵驗之法，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

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沖於
霄卵既成形聞雷聲自泉間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
明未起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
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
候雷雨卽出一攻治之法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
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
之交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卽得大如二斛甕預以不
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蛟畏金鼓
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掛一燈可以辟蛟夏月田間作金鼓聲

以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得之。經歷之故老鑿鑿有據者也。

切問齋文鈔

景仁

謹按蛟龍屬。其謂之蛟者。述異記以其交眉。埤雅以其能交首尾束物也。竊謂蛇雉交而遺卵。其物在鱗羽之交。是以有蛟之名耳。述異記又云。虺五百年化爲蛟。廬山志云。蛇雉蚯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爲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是亦可備一說。然大抵蛇雉交而生者。十居七八。觀近世蛟患之多。則三十年而化之說爲可信。固不待五百年矣。續水經千年爲蛟之說。似未盡然。或蛟有大小。故化

有遲速而患亦遂分大小也。山海經蛟似龍蛇，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甕，能吞人，博觀往牒，蛟能以腥涎繞人入水而吮其血，又能變形惑人以害人，其心之毒而跡之幻如此。拾遺記堯時大蛟縈天，三河俱溢，真君傳許遜遇一少年，知爲蛟蜃之精，謂門人曰：吾念江西累爲洪流所害，若不剪戮，恐致逃遁，兩次追尋，卒令魅復本形而殺之。事雖近誕，非盡無稽。然蛟之旣老而靈奇者，其致水患也固大。蛟之將成而奮出者，其召水災也亦不細。蓋蛇雉之精入土成卵，下達重泉，聞雷勃興，漸起而上，多在廣原高陵。

深巖邃谷間。當蛟之奮迅而出。破石裂山。瞬息間。陽侯震蕩。田疇淹爲澤國。婦子淪作波臣。陶宗儀詩所云。饑蛟怒吼驚濤作。蓋自其初起而已然也。莫如於其將起未起時。偵候而剪除之。則去害也微。而致力也易。是必俯察仰觀。別聲辨色。按時探驗。掘而殲旃。不須沉董奉之符。揮飲飛之劍。而醜類惡物。痛斷根株。蛟害除而水災自靖矣。考蛟水之發。歷代多有。

國朝康熙三十一年。江西永寧縣起蛟水。田地衝決。蠲免三十二年。分應徵錢糧。雍正五年。浙江江山縣陡被蛟水。田畝俱

衝成溪。勘實成災。蠲免應徵銀米。

朝廷子惠困窮

湛恩汪濊。不惜豁除租稅。賑濟多方。而地方官目擊蛟之爲害。固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也。陳文恭公撫江右時。著伐蛟說。載梁先生之言。具述徵驗。攻治之法。皆稽之傳記。得之閱歷。確鑿有據。宜早施行。因備錄而推闡其說。司牧者流覽是編。於出蛟處所。詳驗而豫防之。不啻封鯨之戮。永消害馬之萌。民罔嘆乎其魚。政庶幾其有豸乎。

詩濟編卷二十四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撫瘡痍

誦鴻雁之詩。所謂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說詩者以爲流民喜之。而作是詩。夫豈獨流民喜之歟。饑饉之後。流民固需乎安集。土著亦賴乎撫綏。雖賑恤頻加。而愁苦餘生。瘡痍在目。苟不爲之復。其生業全。其生理元氣虧損。無由被潤澤而勅懋。和非所以計長久也。燃眉則急痛定則忘。可乎。爲撫瘡痍條第二十三。

漢龔遂拜渤海太守。單車至府，盜賊皆散。民安土樂業，遂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勸農桑，種樹畜養，獄訟止息。入爲水衡都尉。

通鑑

光武帝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朕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

後漢書

唐姜謩，秦州人，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裝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唐書

貞觀初陳君賓徙鄧州刺史州承喪亂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瘁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雨澇獨君賓所治有年倉儲充羨蒲

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

姓養戶免今年調物

唐書○景仁按舊唐書所載詔語較詳其略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士百姓零落

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爲慮其有人絕食若朕尊之分命庶察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禾稼不登籍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遂糧戶到遞州安養週還之日各有贏糧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遞相拯贍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變澆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詔語悃惻曲至想見唐初瘡痍未復太宗悉心補救而良吏如君賓真能宣上德而培民氣者也

代宗元年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特宣詔綏使安鄉井其逃戶復

業者宜給復三年如百姓先貸賣田宅盡者取逃戶死口田宅量
丁口充給仍仰縣令親至鄉村安存處置務從樂業以贍資糧通鑑
德宗賑給種子詔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
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怨無繆有離去井疆業
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絕種餉既乏農
耕不興若東作愆期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
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
並宜賜種子二萬石同華州各賜三千石陝虢兩州賜四千石委
州長吏卽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邨閭

州長吏卽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屯隨
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
分二萬石京兆尹卽差官逐便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孀目
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元元何辜罹此災害長人之
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有疲瘵佇聞良術

稱朕意焉

陸宣
公集

殷侑爲昌義軍節度使於時夷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
單身至官安足粗淡與下其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
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佐其市二歲戶口滋
饒膾儲盈腐

唐書

僖宗光啟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薦經飢饉飢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通鑑綱目○景

仁按張尹勸課賞罰分明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
麥良蠶乃笑耳使司牧盡能如是何患民之不務農桑哉。

僖宗文德元年以郭禹爲荆南留後撫集彫殘賑餽粥給孤貧時

華州刺史韓建招集流散勸課農桑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康濟錄

李大亮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

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唐書

五代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飢死者

半鄜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三年間軍城完輯冊府元龜

宋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俱徙京東旣以救濟至次年麥

熟於是各計其路之遠近授糧使歸生全者五十餘萬人宋史

復以鮮于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

宋史

呂氏大臨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針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也

性理精義

朱子疏畧曰救荒尤在謹於其終臣愚欲望陛下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闕夏稅悉與

年被災之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
蠲放其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
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伏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
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一夫不被堯
舜之澤矣。朱子文集

元成宗大德三年正月詔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災已嘗蠲
復賑貸尙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
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稅以十分爲率量免三分。通鑑綱目

明太祖洪武十年九月勅中書省去歲浙西嘗被水災民人缺食
朕嘗遣官驗戶賑濟今雖時和年豐念去歲小民貸息已重旣償

之後窘乏猶多。今賴上天之眷，田畝頗收。若不全免，舊年被災之民今年田租不足以甦其困。爾中書其奉行之。康濟錄

國朝陸氏曾禹曰：既荒後如病初起，不能撫綏，再加勞困，是不死於病篤之時，而反亡於初愈之日，不大可歎哉！麥熟矣，旦夕可免啼飢之苦，有麥則然，蠶畢矣，出入可釋無衣之歎。無絲則否，故小民有些須之蓄，尤不可有耗散之端。倘徘徊歧路，歸計無從，劫掠相侵，空囊如洗，或追呼逼迫，或禮義罔知，不仍如遭倒懸之苦耶？於以知安流弭盜，停徵教養四者，皆撫綏之急務。自漢唐至元明，所當急效者也。纔履豐年，方臻熟歲，可不下體民心上承天意，以固

我金甌哉。雖然若弭盜而不歸其流。則劫奪之患不息。教養而不停其徵。則妨民之困不除。農桑何由得盛。學校何從得興。此又相因而爲用者也。缺一不講。烏乎可哉。康濟錄

景仁

謹按歲遭饑饉。賑濟多方。民氣稍蘇。瘡痍甫起。此正究

圖民瘼者所當加意斡旋之際也。沉疴減而調護有虧。則病加於小。愈大患平而撫綏未善。則困重於更生。夫元元之衆。豈惟是免於餓莩。遂躋於仁壽哉。將使定其居。恒其業。室俱完。聚田不荒蕪。風俗臻於樸茂。而後晏如也。撫之之道。大抵不外貸種停徵。安流戢暴。字幼省刑。諸大端。賢司牧設誠致

行別有一片精神一番作用。非徒循故事奉具文已也。牛種既貸。必計其耕耨之攸資。賦稅既停。必察其追呼之不擾。輯流民。必俾以田廬。可戀去暴客。必俾之守望。互勤字幼。必籌其保息。省刑必滌夫煩苛。其餘救弊扶傷之政。因乎時地。隨所設施。未可殫述。生養之道備。而後教化之事行。王符潛夫論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條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尪病。夭昏。札瘥。唐循吏傳序曰。官得其人。民去嘆愁。就安安。蓋凋耗之餘。其撫摩而噢咻之者。有司之責。成彌重焉。古聖人視民如傷。謂無傷若有傷也。今真受災傷之後。解

倒懸而登衽席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匪惟救之又潤澤之
庶幾愼厥初圖厥終蘇積困者在一時培元氣者在數世焉
本朝愛育黎元偶遇偏災賑恤之方無所不用其極固已無一
夫失所矣而來歲青黃不接早歷

宸衷普錫春祺特再展賑或貸或緩所謂勤恤民隱而除其膏者
有加無已也良有司宜何如宜

上德意引養引恬俾永臻康裕也哉

籌濟編卷二十五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尙淳樸

時當饑饉。百計安全。瘡痍既起。必俾之去靡黜浮。務本茂實。而後可觀德化之成。夫凶歲多暴。際凋殘而驅之從善固難。爲功也。而瘠土尙義。經愁苦而與之更新亦易爲力也。不崇節儉無以返樸。不敦風教無以還淳。司牧者以淳樸端所尙。斯新聚之財不至於耗。初泰之衆不卽於漓。籌荒政者乃有以善其後也。爲尙淳樸條第二十有圖。

漢景帝後二年地一日三動令徒隸衣七纓布止馬春

史記○景仁按家語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對曰凶年則乘駑馬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夫人君遇災尙務抑損况庶民乎卽民氣稍甦宜常念艱苦之時愛惜物力

事

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從諸生明經

飭行者輿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時乃令

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

漢書

韓延壽守右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閉閣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開閣延見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漢書

召信臣視民如子遷南陽守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郡以

殷富

漢書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異車服。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今公卿列侯親屬近臣。未聞修身遵禮。或迺奢侈。逸豫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

漢書

永平之初。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曰。今可先令太官尙方考功。上林池藥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化及四方。人勞省息。

後漢書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

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後漢書

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鑄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爲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書

羊續拜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

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後漢書

仇覽名香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豚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覺學。有陳元者。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母守寡養姑。奈何欲致子於不義乎？母感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里謠曰：父嗚何在我庭。化我鳴臬。臬即鳴哺所生。考城令王渙署爲主簿。謂曰：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

鸞鳳

後漢書

南北朝齊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使陸慧曉爲長史行事
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
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

南史

陳孔奐除晉陵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單船臨郡得俸
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饋餉衣一
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
容獨享温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陳書

北魏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慮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北史

尉遲迴表辛昂行成都令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

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告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周書

隋公孫景茂。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女相助耕耘。婦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隋書

趙昷音景。轉冀州刺史。市多奸詐。昷造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人盜田中蒿。爲吏所執。昷曰。

此刺史不能宣化故耳。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愧。恧過於重刑。

隋書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資。致甘旨於豐衍。然沉湎之輩。絕業亡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尙警。兵革未靖。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趨末者衆。浮冗尙多。肴羞麩蘖。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

康濟錄

太宗卽位之初。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常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多

愁苦。則易化。帝從其言。

康濟錄

肅宗時李栖筠爲常州刺史歲旱爲浚渠灌田遂大稔捕斬宿賊
張度支黨皆盡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
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蘇州豪土方清誘
流殍爲盜李光弼討平之會行軍司馬許杲擅留上元有窺江吳
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爲浙西觀察使張設武備杲懼
悉衆渡江而潰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超拜學
官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

唐書

大厯四年馬燧改懷州刺史兵後大旱人失耕稼燧務修教化將
吏有父母者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穰穀

人頗賴之。舊唐書

禮泉令缺。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馮

伉。縣多囂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

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唐書

宋仁宗時，右司諫龐籍奏曰：臣竊思東南上供糧石，每歲六百萬

石，至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飢年艱，食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

昭蘇。臣今取草子封進，望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宋史

橫渠張子初爲雲巖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

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廢食。

者數匹。習是編○景仁案康熙二十年于清端成龍總督兩江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年饑屑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饑民也。大吏清節自勵無非志在活民得橫渠先生之意。

沈度爲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游

民。三曰獄無宿繫。習是編

朱子知彰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採古

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禁士女

游集僧舍。風教一端。習是編

劉清之通判鄂州。改衡州。緩雜征。戒預折。治頑梗。吏姦費用有

節。滲漏有防。郡計漸裕。民力稍蘇。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

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
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
有其書非理之訟日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燕諸生
相與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本末先後之序
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
然後各指其所宜用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
措之之實

宋史

元仁宗皇慶二年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一日惜
名爵二日抑浮費三日止括田四日久任使五日論好事六日獎

農務本七日勵學養士詔中書舉行之

元史

○明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素絲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

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康濟錄

洪武十八年諭曰自奇巧之技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

待食一。女事織。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可絕其弊也。通鑑綱目三編。景仁按嘉靖十年。世宗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等。同觀收穫。舉祖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思農夫之苦。以此觀之。米粒粒皆辛苦也。然則耕織艱辛。君相尙不敢忘。况小民而可恣情侈汰乎。

國朝陸氏曾禹尙節儉。總論曰。奢與儉較。儉固美矣。但儉而不能有益於人。不因吾儉而去其奢。或惡其奢而師吾儉。此卽於陵仲子之流矣。昔宋均有言。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也。故其廉兼能濟人。末俗頽風。賴之以振。始可稱有功於斯世耳。白香山有云。人民

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故上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上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此至言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曷弗以身先之？因萬姓之倉箱而爲久安長治之道哉。又敦風俗總論曰：民之日流於污下而不能享太平之福者，人知之乎？皆由未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重耳。如父兄能以此教子弟，師友能以此曉愚蒙，在位者察其言行，獎其淳良，惟恐身之不端而見棄於大人君子矣。風俗有不敦者哉！但異端不息，則人心難正，學校不興，則教化不廣。孝弟有虧，則人倫未備，冤獄不申，則明慎多慚。嗚呼！小民之焦

勞初釋衣食方充若不身自力行格彼非心雖處於豐亨明盛之時恐亦變而爲頹敗委靡之俗歷稽往哲非皆以善政得民心力任移風易俗之仁人耶

康濟錄

景仁

謹按孟子言食時用禮財不勝用其效見於菽粟如水火而民無不仁惟土物愛厥心臧所貴圖匱於豐則民有蓋藏而風化可幾也與梁惠王論荒政先之以樽節愛養而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繼之以田宅樹畜盡法制品節之詳而孝弟達乎道路爲王道之成允哉籌荒政者非徒補救於目前而必端民之習尙亦在崇節儉以返樸敦風教以還

淳而已我

朝久道化成。仁育義正。

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咸切於人倫日用之實。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尋繹推衍。

御製廣訓萬言諭往復周詳。牖民覺世。固宜家喻戶曉矣。五年。

諭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粒米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既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言源流
卷二十一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計乎。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怒。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等因。欽此。

彝訓惓惓。示之身教。凡以稼穡惟寶。所當力戒狼戾。敬迓康年。爲閭閻計久長也。

高宗純皇帝欽定大清通禮。凡民間飲食衣服嫁娶喪祭之紀。靡不辨其等威。議其度數。所以整齊萬民。防淫救敝者。其道甚備。仁宗睿皇帝御製崇儉詩。黜華務實。革薄從忠。猗歟至矣。使小民果能遵信奉行。久而勿怠。雖累凶年。民弗病也。願愚氓扭於所安。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奢侈僭濫。習爲故常。一裘費中人之

產一宴糜終歲之儲。浸至紊典章。壞風俗。而不顧此饑寒之原也。災荒所自起也。然而無事之時。玩於所忽。被瘡之後。怵於所危。還淳返樸之機。意在斯乎。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殆亦凶荒殺禮之意。及夫饗殮粗給。懼其侈心之將萌。則必慎乃儉德。以早遏其流。告以絲粟之孔艱。而謀其可繼。惕以饑荒之未遠。而爲之豫防。勿徵逐以縱口腹之欲。勿稱貸以飾耳目之觀。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於省穡。謹身節用。仰足以事。俯足以育。爲祖宗惜積累之勞。爲子孫留。有餘之福。斥驕淫。杜浮靡。風俗漸臻。樸茂焉。又爲之謹庠序。

之教申孝弟之義。德色不見於耆耄。詬語不聞於箕帚。家庭之際。藹如矣。犯齒不形於觴豆。失德不啟於乾餼。族黨之間。秩如矣。和協輯睦。於是乎興。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民皆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非在上者克端其習。尙不及此。夫惟賢司牧志在導民勤宣。

聖化以身先之。敦羔羊素絲之節。以禮齊之。樂吹豳飲蜡之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用是風雨和甘。其躋熙皞。卽有歉歲。亦鮮饑民。久安長治。允升於大猷。豈不盛哉。

籌濟編卷二十六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任賢能

有治法尤貴有治人。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凡列之朝廷與夫布之州黨鄉遂者。靡不擇人而任焉。况救荒之事。關係民瘼者乎。惟賢則有勤恤之念。而豈弟於以有孚。惟能則有幹濟之才。而措置於以悉當。賢能者。荒政之要領也。苟非其人。則仁政皆弊政矣。爲任賢能條第二十有五。

漢董仲舒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漢書

孝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則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漢書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

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尹

漢書

明帝永嘉三年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勅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以彰有德

後漢書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
則傷化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
吏人同聲謂之不煩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
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而吏不加理

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後漢書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土饑。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所在。演之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涖職闡治。務以吏民著績。竊見錢塘令劉道真。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初被水災之時。餘杭高隄決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版築。塘既屹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

宋書

齊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按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惰者。所在卽便列奏。其

違方矯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

竟考課。以申黜陟。

齊書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溫良恭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爲彛準。

北史

北周蘇綽授度支尚書。奏曰。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

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

北史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尙書司勳員外郎竇甲等十人，潔已貞明，處事通敏，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嗚呼！弛張係於理，不係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義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唐書

盧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曰：子產賢者爲政，尙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牧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使未遷者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何暇宣風恤人哉？百姓曰：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治有尤異，加賜車裘、祿秩。公卿缺，則擢之以勵能者。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

唐書

陳子昂擢正字，垂拱初，武后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

然待之。今使未出人。已指笑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爲衆推者。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矣。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尙賴陛下憫其失職。使人得妻。

子相見父子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

唐書

張九齡爲左拾遺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况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其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乎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厯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厯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刺史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又古之選

士惟取稱職。今千百刀筆之徒。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官曹無得賢之實。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矣。唐書

宋仁宗英宗一遇災變。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其慮民也。旣周其施民也。益厚。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富弼之移青州。知鄆州劉夔。知越州趙抃。救荒之法。具焉。紹興六年。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鷗。漢州守

臣主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檝亦出粟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隲梅檝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

宋史

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有

流移

宋史

韓琦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琦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大中大夫吏事絕人澶州民懷思之

宋史

范仲淹當國閱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

易但恐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綱鑑

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詔河北賑饑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狀才

能顯著者以聞

宋史

孝宗乾道七年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轉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令檢放恐他日賑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

也

宋史

孝宗淳熙八年七月實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丙辰詔縣令有能修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康濟錄

綦崇禮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悅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

宋史

理宗嘉熙三年臨安饑民相攜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權仍知臨安府事與權涕泣奉詔急榜諭曰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遂相戒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流

移至者亦有以濟之

宋史

潘潢覆積穀疏內有云。凡境內有圩岸壩堰埧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倘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

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

康濟錄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卽位以來。恒以拯災恤民爲務。而恩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中書省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爲事。簡汰冗員。撙節浮費。一新政理。以稱朕懷。

康濟

錄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宏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旣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

宗嘉納之

康濟錄

張光大云擇人委任爲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無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爲當慎若一概委用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爲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胥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人或賢良搢紳素行忠厚廉介之

士不拘富豪但爲衆所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之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年饑歲得以濟民也。康濟錄

明憲宗成化元年秋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敕官司賑濟於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陽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旣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通鑑綱目三編

孝宗宏治十年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前在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

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加旌異。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

康濟錄

林希元疏云：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況不得人乎？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別擇廉能佐貳，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爲除授。民則上之撫按，別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康濟錄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厰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
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實心
任事厰內利弊陳請卽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厰飢民得所旌以彩

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帶或爲骨肉贖罪富室捐賑視其多寡與

司厰者同賞格景仁按贖罪句下原文尙有或欲子弟采芹惟其所欲十字竊謂辦荒實有勞績與出資救饑者優

予以幣額章服之褒皆所應爾其贖罪一事核其情可矜疑如書
所云非終乃惟青者猶可破格聽贖至爲子弟采芹則烝髦之典
借以鬻恩庠序雜而益溢不可施行成化二年令南畿浙江江西
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姚文敏夔奏罷之固當且未俗之營
求無厭當官之鼓勵有方安可
任其所欲乎是以刪此二語
旣諭之後又巡歷各方用拾遺法

得實心任事多方全活災民賢之尤者卽破格薦揚貪暴縱恣以

致餓殍枕籍不肖之尤者卽時馳奏以故羣吏實心任事饑民多

所全活。

康濟錄。景仁按拾遺法預令飢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書姓名開所當興富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侵剋橫行散布

於地卽與興革處分然必擇其僉同者而後察之竊謂近世人心澆薄此法易滋橫議告訐之風卽衆論僉同難保無糾集黨同之弊行之極須斟酌姑存以備一法。

國朝陸氏曾禹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况

歉歲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

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

莩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

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

庶民。斟使爲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之在君相當。郡縣是求。在郡縣宜。鄉者是選。遞相慎擇。必得其人。任之以事。自無不濟。必賞罰。總論曰。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罰。

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昔高澄問政。要於杜弼。弼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災傷之際。不有賢良。建策斡旋。解民倒懸。出之湯火。孰與活垂斃而生餓殍。禮記云。報功可見。賞罰者。致治之大典也。城鄉有孝弟節義之人。或敦倫或濟世者。一併表揚。以彰有德。

康濟

景仁謹按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未有不得人而能致治者。矧荒政端緒至繁。關繫甚鉅。林僉事首言得人難。豈虛語哉。苟得其人。雖前代已壞之法。斟酌出之。而民亦可被其澤。不得其人。雖昔人至善之法。拘泥行之。而民亦且罹其殃。天下無不敝之法。獨賴有不敝之人耳。周官太宰八統。馭民三日。進賢四日。使能。鄭注。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鄉大夫疏。則謂賢者德大。能者德小。其說近之。賢者豈盡無能。而學問深謹。則才華不須表暴。經緯自克咸宜。能者豈盡不賢。而幹畧優長。雖詣力未底粹精。盤錯具有可試。然則賢與能交相

須也。當夫災祲既形，窮黎待命者千萬計，非有濟時之志，通經之學，燭奸之識，應變之才，不足以拯生靈於溝壑而康保之。乃賢能之人，其品量又各有等差矣。果能知人善任，用其全可也，用其偏亦可也，任以總可也，任以分亦可也。災荒之際，自勘災釐戶，以至散賑安流，諸大政或次第施行，或同時並舉，所藉於羣策羣力者，不可勝數。安能盡得全才而任之。此在首擇一用之人爲要矣。用一人之人得其人，則所用之人皆得其人，類相致也。隨材器使，位置悉當，善於駕馭，舍短取長，所謂用智去詐，用勇去暴，用仁去貪，不遺葑菲之采，何

難廣收指臂之助乎。惟督撫磨節鉞率百僚統乎一省之吏治。藩臬各道旬宣廉察責重監司固皆能用人之人也。在一郡一州一縣則太守牧令卽能用人之人也。院司宜太守牧令是求而佐貳之奉委者並精其選。牧令宜搢紳耆碩是訪而吏胥之受役者亦簡其良。自上下下大法小廉百執事之人無一僉壬廁其間。雖才力有優絀閱歷有淺深而形端表正。惟旣厥心惟慎厥事。總可除弊竇而普恩施。此賢能爲荒政之綱維。庶司之得人尤在大吏之得人。已我

朝慎簡賢良爲地方大吏。務招俊乂。列於庶位。釐工熙績。不獨

荒政一端而救荒關民生之休戚至爲切近尤以舉賢援能爲亟也。恭查順治十年遣部院堂官會同江南督撫賑淮揚災民。康熙九年遣部院堂官往勘淮揚水災。三十六年直省被災地方差戶部賢能司員一人會同撫臣確勘。雍正五年遣大臣御史分往直隸被災處所勘察散賑。六年遣侍郎副都統科道翰林往直隸被水各處查勘賑濟。嗣以星軺出使不免供頓之煩。每遇災荒卽責成本省督撫查辦。

訓誡諄諄則得人以任衆職。大吏之責彌重矣。乾隆三年議准辦賑各官如果實心實力使災黎不致失所者督撫保題撫綏得

宜辦事妥協者題請議叙其有不實力奉行釐剔弊端者題
參若私徵勒派扣剋侵肥者指參計贓科罪

國家勵世磨鈍之大權於辦災特著旌別之典豈非欲得賢能
以澤民生而固邦本哉

皇上本知人之哲孚安民之惠而於辦賑出力各員分別獎擢所
以鼓勵羣材乃所以愛育黎庶也誠使大吏謹擇親民之官
主持賑務其委查各員亦必遴忠信慈惠者而使之以至紳
士之招延胥徒之奔走靡不審慎焉臨事既得所倚畀而凡
先事之綢繆後事之補救措則正施則行計過無憾而後卽

安庶幾躋斯民於仁壽達下情宣

上德而勿貽徒善徒法之譏矣

籌濟編卷二十七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嚴保甲

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五家爲比。使相保。五比爲閭。使相受。四閭爲族。使相葬。五族爲黨。使相救。五黨爲州。使相調。五州爲鄉。使相賓。族師邦比之法。十家十人。八閭俱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掌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此保甲之法。所自昉也。周制始於五家。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繩

貫珠聯。瞭如指掌。於州鄉聯其民。復於師田聯其徒。伍兩卒。旅師軍之制。悉寓於此。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比追胥令貢賦。咸於是乎在焉。後世師其遺意。以行保甲。庶政之權輿。卽荒政之根柢也。遇災審戶。不難按籍而稽。要在平居無事之時。講求有素矣。爲嚴保甲條第二十有六。

周管子禁藏篇云。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逃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民無流亡之禍。吏無備追之憂。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管子。景仁按商鞅什伍之法。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一家有罪。九家舉發。

若不糾舉十家連坐其法亦本管子而處心殘忍使民相率爲刻薄之小人敬仲軌里連鄉之制倣周官而變通之俾逃亡遷徙者易爲稽察猶得鄉田同井守望相助遺意。

宋張詠守蜀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分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盜文康奏復之其賑糶法

人日二升團甲給粟赴場請糶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歲出六萬

石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三惠我赤子俾無流亡

何以報之祝壽而康康濟錄○景仁按神宗時王安石立保甲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家爲都保選

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武藝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於農而訓練無時轉妨農務

且又責以捕盜催科民不勝擾是祖周官而誤者也張忠定於平
糶行之以十家除一人之弊與頌翁然程子朱子施行並有成效
可見留心濟世者法古而不泥古保甲之良法爲聖賢所重舍
此無以聯絡人情剔除奸弊未可以荆公所行而訾謫之也

程純公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
孤癯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有校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讀教者不善則
爲易置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
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載民愛之如父母宋史
范仲達爲袁州萬載令善行保伍法雖有奸細一無所容每有疑
以無行止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

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後張定叟知袁州欲覓其法有縣吏畧
記保甲之大概云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所以防衛而制變者
也一個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若諸鄉則置彈壓之類而不
復置隅官默寓大小相維之意其用人子弟必使竭力料理非比
泛泛每以旌賞拔擢而激勸之

康濟錄

朱文公於建寧府崇安縣因荒請米旣建社倉乃立保甲法其法
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逃軍無行
不得入甲凡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惟願者問其大小口若二
共登一簿以便稽查

康濟錄

從政郎董煇曰。官司平日宜豫先抄割。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
月里正申縣改正。凡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割存縣。庶免臨期里

正有賣弄之弊。

康濟錄

明張朝瑞行保甲法。或言往歲賑飢。皆領於里甲。今編保甲以代
之何也。曰。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昔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
今年遠人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竄遠難以周知。
及知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計。所得不足以償所失。
故強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隱忍而去。甚有鰥寡孤獨之人。
里甲保甲互相推諉。使民死於溝壑。無可控訴者。難以數計。不若

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蓋凡編甲之民。萃聚一處。呼喚易集。貧富易知。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康濟錄

王文成守仁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攷。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王文成公集

周文襄忱曰。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法。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爲賑濟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今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概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每保統十甲。各設保正副等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分東西南北。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南與西北亦如之。其在鄉四方保正副皆以此爲法。康濟錄。景仁按文襄所論編保甲之道甚善。惟以在城之保正副統在鄉之保正副。多一層控制。多一層牽掣。陸氏曾禹亦謂近於穿鑿。特從刪節。

國朝黃子正給諫六鴻論曰。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又有

古寓兵於農之意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保甲之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必親加選拔。足以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今設保甲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事協力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

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一鄉如是。各里各鄉皆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荊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餼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荊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修舉保甲。

能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牒票。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實效。奉之者亦無煩擾。由一邑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福惠全書

陶子師元淳知昌化縣。議覆何同知條陳曰。自古法無全利。亦無

全害上下皆以實心行之則有利無害皆以文法行之則有害無利且如保甲法清查戶口譏察出入此大利也每鄉置循環簿月朔報縣而縣之官吏卽借文法以需索於鄉季終報郡而郡之胥役卽借文法以需索於縣則一害也擇其利而去其害此則存乎憲裁非州縣所敢專決者也

南崖集

彭九峯鵬巡撫廣東示曰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便賑貸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

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鑼不響。卽以悞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託情更換。條張條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諸莊長。莊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藉爲收頭。七累也。今與爾八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刷印。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等。藉稱查夜。許爾莊長甲長。扭稟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處計通。邑六百莊村。每有一莊。連夜連月。冒雨雪而數至。示爾不測。欲爾等加意守望。爲相安無事之計。一切事宜。載明執照門牌。易知易

行有益無累也。

切問齋文鈔

陸氏曾禹曰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錯雜。鄉村寫遠。在位君子。烏能知其賢否。併有餘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貧富瞭然在目。冒破者無有矣。故不論賑濟。賑貸。賑糶。饑年皆不可少。

康濟錄

葉文泚先生佩蓀巡撫湖南。酌定保甲事宜。曰保甲一法。實爲整頓地方提綱挈領之要務。夫州縣所領一邑人戶。不下百十萬計。若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四境之奸良。雖有長材。勢難盡悉。所以治民不可無心。尤不可無法。卽如州縣官考成。匪一吏議甚明。若

地方有左道邪教盜賊光棍私銷私鑄窩賭窩娼逃兇逃遣以及賭具邪書有干例禁之事一經失察輒挂考功皆由保甲不行茫無稽覈果能平日留心保甲遇有前項不法情事已犯則摘發不時未犯則奸萌潛化豈有釀成重案坐受處分之理此效之至切者也由此人丁戶業按冊可稽凡戶婚田土詞訟事件不待証佐串供已可悉其大半則聽斷公平行之日久使地方游惰廢業囂陵狼戾者知所懲孝弟力田俊秀勤儉者知所勸則民俗還淳政聲卓著因此而課能書最未有不身名交泰者是行保甲則有益於民不行并有損於官如此良法又非重遠難行之事而卒莫有

能行之者推求其故約有數端一則地方遼濶戶口畸零官必不能徧歷鄉村細詢姓氏祇憑鄉約造報錯誤相仍則編審之不真其弊一也一則冊籍繁多紙張筆墨需費不少書吏既難賠墊輒借冊費為由派錢肥橐甚則以點充鄉約為利津以取具保結為奇貨間閭騷擾怨謗盈騰則衙蠹之需索其弊二也一則州縣官視為具文不知所以設立保甲之意有何實政不過奉文造冊一切懲勸之方官未嘗明定章程民何由呈報鄉保既無專責誰肯以不干己之事向訴於不理事之官所以虛置塵封無關讀法則有名無實其弊三也一則百姓之遷移事故日異月新初造之冊

甫歷數時卽多更易若欲隨時改造事既冗瑣費亦滋多遂致繕寫甫完已成廢紙則有始無終其弊四也以此數端因循不舉遂使極易行之事視爲極難行之事且以大有利之政反爲大有害之政是非有湔除習氣實意講求之良有司必不能施行盡善也

用是博採輿情叅稽成法擇其簡切數則通行各屬務於農隙時編查清晰其事不過數旬可成其效可以久而不做 一繕造之法該縣定期傳知公實可信之里長每里一人期于某日至縣當堂親加曉諭以現在查辦保甲爲民戢匪安良之意令各里長於所管本里中每百家作爲一甲每甲聽公舉誠實甲長一人計通

邑鄉村之近遠往返不過十餘日期於某日里長同所舉甲長至縣該縣當堂發給空白循環冊二百頁空白門牌一百張俱交甲長收領諭令持歸各里按一甲百戶中分作每十家一牌各舉曉事牌長一人每牌長交與空白冊二十頁門牌十張令其將本牌人戶姓名丁口年歲等項於空白冊牌內詳悉填寫倘有隱匿遺漏惟甲牌長是問計一甲之中必有粗能寫字之人如紳士館師醫技人等俱可填寫一牌祇寫十張爲字無多不過三兩日可辦寫完後牌長將冊牌各十張彙交甲長處甲長合十牌之冊百頁挨次訂成循環二本自發冊至繕完日一牌寫則各牌俱寫一里

完則一邑俱完。定期或二旬或半月。令里長各攜牌冊。准於某日齊集至縣。牌長甲長均不必來。該縣當堂令各抱冊親交。收回署內。諭令次日當堂領冊。該縣將循冊存署。環冊及門牌星夜用印。畢次日合集里長當堂將環冊及門牌交里長帶回。分交甲長。令甲長以門牌交牌長發各戶。用木板懸掛。環冊存於甲長處。以便改註倒換。如此造冊。則各牌分開繕寫。事速而費省。又不經吏胥之手。無從需索。且無守候之苦。民自樂從。又愚民難與謀。始全在初行保甲之日。平情曉諭。使知事屬便民。俾各深信不疑。自必遵行。甚易至。點充里甲長尤宜慎重。或體察輿情。或諮訪紳士。必得

誠實曉事之人至爲切要。

一牌冊之式計一邑若干戶。每戶需

循環冊二張。門牌一張。冊用堅紉綿紙。牌方尺餘爲度。該縣先刊

刻牌冊空白印板各一塊。內開某里第空甲第空牌第空戶某人

年空歲地糧空畝數。作何生理。妻子兄弟子女孫媳奴婢某名某

氏左右隣某人俱空。官備紙張刷印給發。計官所備不過紙張一

項。繕寫工費毋庸。官吏捐資所需無多。諒無吝惜。如有書役借名

派費嚴拏重究。一循環之法。該縣初次於當堂將環冊發給論

各里甲長。此後各戶如有遷移生故婚嫁增減等項。隨時令牌長

告知甲長。公同於牌冊內某項之旁。添註塗改。下書甲長花押定

期於某年三六九臘四季月之朔日專令里長各攜已添改之環冊至縣該縣於是日預將存署循冊鋪列堂前詢知里長齊集卽當堂令將環冊繳留署內各按本甲將未改添注之循冊領回先將上季已更改之戶同牌長照門牌補注訖仍存甲長處將後有更改之戶陸續更改俟過三箇月換冊之期將循冊繳官復將環冊領回悉如前法辦理其各戶門牌均於改冊時一體改注懸掛不必繳官計循環二冊雖歷二三年之久添改尙不至模糊俟年久再行換造則繕冊不煩而戶口得實在官之發冊一日不過片刻在民之換冊一年不過四次甚屬簡而易行惟所定季朔之期

必信必果。又勿令胥役勒措致勞守候。如果至期實在因公外出。儘可委佐雜收發。以隨到隨交爲要。又如州縣邊境太廣。丁戶太繁者。不妨酌爲變通。或東南兩鄉於三九月朔到縣換冊。西北兩鄉於六月十二月朔到縣換冊。則一年不過兩次。而換冊之日亦免擁擠矣。一稽查之法。州縣官先於發冊時開誠曉諭。俾知親身查察。自不敢任意捏開。嗣後祇須於因公下鄉之日。攜帶所過村落之冊。遇有耆老童叟。停輿詢問。或卽就其本家。或旁及其親。故據其所言。丁口閱對。脾冊所書。又於審理詞訟之時。聽斷旣畢。兩造具存。隨意詳詰數家。取冊校核。閒或親赴附近村莊。抽查數

處遇有開造不符者。指名傳喚。原辦之甲牌。長加之聲色。示以戒懲。則遠近聞風。惕然畏服。循環更改。孰敢欺朦。官無跋涉之勞。民鮮供支之擾。而閭閻纖悉。一目了然矣。一禁奸之法。凡一村聚有匪徒。民亦願報官懲儆。但恐官不究辦。轉致招惹怨仇。此良民所以飲憾。所以橫行也。法地方大害。莫甚於邪教。大約在鄉村遠僻之地。結會燒香。妄言災禳。斂錢聚衆。煽誘愚民。遂致遠近效尤。所關非細。他若三五成羣。打降訛詐。必係兇徒惡少。夜出曉歸。往來詭秘。必係盜賊窩家。至於賭棍訟師。逋逃奸拐。霸佔把持。尤難瞞鄉隣之耳目。此等子。死禁例牌。甲知情不舉。律有罪名。該

州縣卽摘叙禁各條每村給與簡明告示專責牌甲隣佑據實舉首立刻嚴拏訊辦如有怙終不悛并敢結怨於首報之人私行打開者尤宜盡法重處懲一儆百若牌甲鄰佑縱容不報或官自訪聞或因事犯案務將不報之牌甲人等加之責懲以戒其後如此則匪徒知舉報由於公令自務斂藏保長恐隱諱反有干連爭先發覺自然地方無事案牘愈清法立而人不敢犯惟辦事正所以省事也 一勸善之法百里之長萬民待治民風有淳漓之異人性無善惡之殊今雖不能以三物六行責之編氓而所以安居樂業之由實以敦行爲本教民之道首先孝友盡人不易次則謹

以安分讓以息爭勤以治生儉以節費皆爲日用所不可離州縣
官條析利害躬行勸導諄囑鄉保及耆老紳衿徧爲誠勉其有厚
德篤行足爲一鄉表式者公舉以聞官爲優禮又如讀書苦志之
士耐貧守節之婦或周以布粟或表其門閭則鄉里爭以爲榮而
愚民咸知勸善有背此教約素行不檢者先以訓飭繼以鞭笞官
於冊內註明劣蹟許其自新季終官問鄉保是否改行分別教約
果能舉保公實勸導勤勉官爲旌賞徇私者責而黜之又有事關
倫紀風化者往往愚民陷於不知宜倣懸書讀灑之制隨時曉諭
使知儆懼則倫常重案默化於無形又如鰥寡孤獨無告之民設

法存恤要在自盡其心如此則輿情畏愛不愧爲民父母矣。以上六條擇其簡便易舉人人可行者官不勞民不擾吏不必書一字役不必持一票祇在依法力行實可經久無弊。至若因地制宜則又在良有司之盡心區畫如各里戶口零星有不足十家十牌者當用七併八分之法若所遺在七戶以內應合十七家爲一牌若剩八家以上卽應另立一牌又如山縣遼濶居民四散三五爲村則當就近數處合一二十家爲一牌擇一誠信之人爲之長往來查察又如外來種地之人單身獨戶果係查無事犯亦當約束得宜其傭工趁食則責成雇主查保賃住營生則責成房主查保

其餘歇家飯店有停留多日者卽當查明來歷究其蹤跡。又有僧寮道院責成住持及鄉保查察均不得容留匪類。全在隨宜區處。使之遠近相安。至於省會城市以及大郡大邑大鎮商賈雲集。五方雜處之地。人衆事繁。勢不能用門牌及換冊之法。當各分段落設立總甲。須慎選曉事總甲一二十人。各給與總冊一本。令其就所分段落內某街某巷共若干戶。挨次開載某戶某姓所執何業。如有全家遷徙者。方於冊內改注。其餘人丁之生故不必隨時更易。惟市肆客寓寺觀。嚴切曉諭。令每年一次。出具並無容納奸人。甘結交總甲彙交總甲。亦每年一次。攜冊到署。隨意抽查數十戶。

卽可杜捏報之弊。其冊式版刻。每頁兩面。分作十行。計百頁。可記千戶。則事不繁而法益備。其餘遠近村莊。皆必當仍用前法。方足以防奸而正俗。抑又有酌從簡易者。保甲之行。往往道府衙門責令造送花名清冊。致州縣視爲畏途。書吏借以科派。今只令各州縣自造循環冊二本。門牌一張。其餘衙門概不必造冊申送。惟於辦竣後。將通邑若干里。編成幾甲。其冊若干本。存縣之處。據實詳稟本管道府。或將原冊弔查。或於巡歷之便。親加抽對。虛實總可立見。如此辦法。實更無絲毫擾派民間及繁瑣難行之處。果能行之不懈。則風俗淳美。邪慝潛消。於賢牧令有厚望焉。

飭行保甲稿
○景仁按葉

文止先生旬宣楚南著有惠政哲嗣琴柯芸潭兩太史先後開府
陳臬克嗣家聲可見循吏之後世澤孔長也先生曾訂保甲規條
嘉慶十八年琴柯侍郎奏陳保甲事宜並將此規條繕錄進呈
奉有簡要易行之

獎頒發各直省司牧者誠實心遵辦令
不煩苛法皆周密平時既收除莠安良之效而偶逢災歉戶口按
冊參稽無由舞弊簡而當要而該具見慈懷茂矩故採錄較詳

汪稼門先生志伊曰保甲行於歉歲田畝有蠲賦緩征之惠則富
者不肯隱匿極次有撫卹賑貸之恩則貧者亦樂開造善為政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難辦者轉易為力矣

荒政
輯要

景仁 謹按保甲之設先哲以為治教之基其法至善非徒荒

政所必須也而救荒尤賴之以為審戶之本焉蓋城鄉睽隔
村落迢遙苟烟戶不清則人之豐嗇臧否當官無自周知而

凡平糶發賑勸輸借貸諸政千頭萬緒錯雜混淆將欲慎選
矜耆奚能得人以分其任欲抄劄戶口奚能據籍以核其真
欲剔蠹吏之侵漁杜土豪之欺隱奚能燭照而數計也我
朝康熙時

特頒上諭十六條有曰聯保甲以弭盜賊雍正二年

廣訓曰嗣後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
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鄰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僮佃
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厓一市之散布村落者
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入得以

隱察其行蹤。其荒原古廟。鬧肆叢祠。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等
因。

聖訓周詳。所以使四海九州。編氓安堵。澄本清源。止邪於未形也。嘉
慶十八年

諭編查保甲一事。直省各州縣。果能經理得宜。則士民之良莠。習俗
之淳澆。無不周知。由一邑而一郡。由一郡而一省。上下稽查。瞭如
指掌。縱有奸慝。何所容匿。無如地方官不實力奉行。以安民之良
法。轉爲滋累之繁文。由於科條不能畫一。遂相率畏難。藉口於格
碍難行。著將葉紹楨備進刊本。發給直省督撫各一冊。令該督撫

翻刻刷印通飭所屬各州縣一體仿照辦理等因欽此詳繹

論旨深切著明可見保甲之法不患莫之行正患行之不以實而轉滋累耳有司徒編簿冊而莫爲清釐則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也百姓競置門牌而苦其紛擾則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也堅明約束變而通之以盡利是在去乎其累行之以實而已且舉行保甲恃州縣之董率亦恃保長甲長之得其人也周官比長閭胥有讀灋掌治之任鄴長里宰有聽戒令趨耕耨之責皆以中士下士爲之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游徼禁盜賊北周

蘇綽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責。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明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土鬪毆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州縣者。謂之越訴。里老謁縣庭。知縣必接以禮貌。其人既爲公家所優禮。必自愛而重犯法。平日有以表率之。遇事有以區處之。則鄉之人自傾心聽命而莫違。今之保長甲長。官待之如徒隸。少拂意則詈罵而榜笞之。是以爲之者大率狡黠多詐。不知自好之人。其願充是役。亦惟利是圖耳。稍

知愛惜身家者。百計求免而不屑爲也。況士大夫乎。近世沈氏形嘗著論曰。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朴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州縣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整其所屬。糾其邪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然非州縣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額定其員。次第其

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沈氏所論原本周官鄉遂之制。自漢迄明亦嘗仿此遺意行之。然鄉官久罷而又欲額定其員。畀以祿位。事近紛更。體制亦難允協。且習俗日漓。保甲之長既有祿位。則權與有司相軋。萬一付託非人。舞弊作奸。爲患鄉里有司不復能制。彼轉得挾制鄉里。並得挾制有司。其害非淺。夫古今異宜。經生過於泥古。未免迂遠而濶於事情。惟謂保長甲長之選。州縣當重其事。慎其人。斯爲片言居要。其人不必紳士。卽擇鄉黨謹厚自好者充之。勿徒隸視之。而禮貌待之。然後責以保甲各事宜。按功過而行誅賞。

詰盜緝逃。交察互警。偶逢歲歉。戶之貧富。口之多寡。灼然易明。則無影射侵欺之慮。而紳士之公正者。亦可博訪旁詢。深識其品。延請以主賑恤之事。豈非保甲之裨益實多哉。大抵志在經世者。於古時良法。不可膠柱鼓瑟。而涉於拘牽。亦不可因噎廢食。而安於苟簡。保甲之行。監於成憲。隨時地而斟酌。以潤澤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又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理其緒而可分。聯其類而相貫。其法不專爲救荒設。而荒政之根柢在焉。豈不貴乎得其人。去其累。而行之以實也歟。